春秋管窺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管窺卷八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之二月于夏時為季冬乃沍寒之候而無冰故書

以志異穀梁謂終時無氷則志此未終時而無氷終無氷矣其說穿鑿蓋建丑之月水澤腹堅正氷盛之時而無氷是以為異過此則東風解凍土膏脈起無氷又其宜矣豈論終時與未終時乎

三月作丘甲

作者言始作之也周制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令始更古制令于丘出一甲士故曰作丘甲也穀
梁釋作為為釋甲為甲冑之甲謂丘作甲非人人之
所能夫弓矢甲冑孰不惟良是求安有非所業而强
之使為者且不言井甲邑甲甸甲而獨曰丘甲其義
何取杜氏謂此甸所賦令魯使丘出之是一變而驟
增四倍之賦亦無此理胡氏引李靖對唐太宗以乘
分三甲二十五人為一甲令丘出一甲乃三分而增
一得丘甲之義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書敗績者以王人來告敗也言敗不言戰者以率土之濵莫非王臣不容臣與君抗故不言戰也于茅戎者明茅戎敗之而公穀皆以為晉敗之穀梁又曰為尊者諱敵不諱敗是皆舍經文而别為新論豈所謂

釋經乎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及者我及彼也戰必分内外以别爾我同姓與異姓戰則以同姓為内故及之者在衛非以衛為主此戰而惡之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父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

不以齊及晉衛曹而以晉衛曹及齊者明内同姓而外異姓之例也釋者不察此例泥于公羊及者我欲之穀梁内為志之言謂以四國主之為忿兵之大戒此事外之論非書法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楚屈完之來書來盟于師者以楚人已服而請受盟也國佐之來書如師者本以致賂而又命之曰不可

則聽客之所為是未定其為盟也故僅曰如師盟而曰及者亦内及外之詞胡氏以晉為汲汲欲盟故反以晉人及之此不察乎春秋之例故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盟而曰及者以弗會而遂盟也雖公與楚嬰齊先會而列國之大夫俱未之會故書及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之君未葬而書爵者以既踰年也按衛宣公卒未葬踰年而惠公書爵固知史書之常例非譏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不言國而書圍者明内邑也

大雩

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衞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此公與之盟也凡公與大夫盟則書及不書公

鄭伐許

春秋諸侯動于利而伐人國者多矣未嘗貶之且今

年夏書鄭公子去疾師師伐許明年冬書鄭伯伐許

咸無貶詞何獨于此伐許為貶之乎明闕文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鄭伯伐許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梁山崩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取鄟
鄟微國書取言易也與取根牟取邿同公羊謂邾婁之邑非也旣爲邾邑安有不書伐邾者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牛卜吉而在繫曰牲傷則仍謂之牛養牲惟二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傷則改卜稷牛稷牛傷則不郊矣今改卜之牛又傷不郊而已卜免牛非禮也蓋不郊而免牲者謂三卜而不從曰雖不吉而牲已吉不敢擅廢牲故卜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繫牲以待明年庀牲時卜用今牲已傷而仍謂之牛明不堪

用何尚卜其免與不免耶故書以志其失禮

吳伐郯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二牛俱傷不郊明矣而又書不郊者間有事也望者郊之細因郊而後有望今正月牛傷遲至五月而猶望非禮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
吴入州來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非逆女可比故公孫壽稱使禮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衞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逆女非卿故不書劉氏謂宋公親逆常事不書夫諸侯及大夫來朝與聘皆邦交常事無不書者即納幣

媵女小事亦書若宋公親來逆女乃禮之所僅見者

何反削而弗書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伐莒稱嬰齊入鄆稱人者以入必以衆師重于將故稱人不稱將宋人衛人入鄭楚人入鄆是也君入則師徒無不畢從君重于師故言君不言師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晉侯入曹楚子入陳是也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城中城

中城者國之内城于周十一月以後正火見而致用

水昏正而栽之侯故傳曰書時也公羊謂凡城之志皆譏豈王公設險守國之義可以廢乎夫雖有金湯民弗與之弗能有也雖有子弟城巳惡焉弗能守也莒恃其陋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非民之叛無備故也公孫朝公歛處父之保成魯君再圍而弗克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久討而無成夫豈人和恃有備也彼民之樂生惡死去危即安情也今必欲隳其守備要其效死自非見危授命之士孰能舍生安而就死

亡我知愚氓遇警惟有崩潰焉耳寧謂城之必不可
而凡城皆以為譏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黒背帥師侵鄭
君之母弟稱弟胡氏謂特書弟以為後戒非也諸侯
之弟本公子也以母兄為君故稱弟兄没則仍稱公
子矣若于弟帥師即為後戒于公子帥師則不為後
戒豈公子當厚于弟當薄乎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霸主徵師無敢不從前此未有言乞者此而言乞譏

辭也易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以晉厲之侈而能
謙以合諸侯之師諸侯是以睦于晉而克遂有功于
秦也

三月公如京師

如京師者即朝王也以京師為天子之居凡朝必至
焉故言如而朝自見若王所則非常朝之所故言朝
而不言如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上書公如京師曷不即言遂會諸侯伐秦而又曰公自京師歟蓋公之朝王實因伐秦之師道出王畿故及諸侯朝王非專朝也夫子以朝王之禮不專不可以垂訓故正其詞曰公如京師而又曰公自京師者若因朝而會伐不因會伐而朝所以示後世尊君之義也

曹伯廬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凡去其國諸侯納之曰歸林父書歸者明晉納之也林父介大國以求入晉人黨逋臣而强致其惡並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稱婦者有姑之詞有妾姑不氏此氏者明嫡姑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

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

魚石出奔楚

元奔猶未及晉其反魚石止之非晉納也曷為書自

晉歸而以外納為文葢華元之奔晉欲愬霸主求討其亂魚石之止亦畏晉討非真有愛于元也故春秋不與魚石之復元而以外納為文若晉復之者元之出與歸俱稱宋者以其出也為宋惜其歸也為宋喜一身之去留為一國之憂喜故再書宋以嘉元之繫安危也殺大夫山魚石出奔俱稱宋者見山之弱公室殺公子肥昔不能討而今討之魚蕩向鱗之宗強末大于本昔不能出而今出之故再書宋以嘉元之

能治官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吳不列于會而殊會之者葢吳僭王自大必不肯班在諸侯之下先吳則又不可故諸侯之大夫殊會之若主客然弗與序先後也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氷

雨者陰陽和而成氷者陰氣凝而結氷則不雨雨則不氷令雨而木氷是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氷也木者陽類火之所生乃為陰脅是陽受制于陰矣物理之乖違即人事之感召故書以志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甲午為是月二十九日明晦朔之晦而公羊以為冥非也楚不言師敗者以君重于師楚子傷乎矢故言君不言師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稱國以殺見楚之軍法能伸乎大將所以敗而不亂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

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曹伯歸自京師
不曰復歸而曰歸自京師者言内外俱與之歸無失
國復國之嫌故直以告至為文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舍之于苕丘者言執于苕丘不以歸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會

公以伐鄭出而以會至者葢伐鄭之師還于九月公待于鄆以請季孫迨僑如出季孫釋而盟郤犨于扈然後公歸踰時在外所重不在伐故至會而不至伐行父見釋應至以與公偕歸故至公而不至行父舉重以言也

乙酉刺公子偃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無事間之故不重言諸侯謂譏尹單同盟非也若盟戲盟亳盟平丘皆不言諸侯豈亦有王官與盟而譏乎

秋公至自會

凡以救伐出而不盟者至救伐而不至會以救伐出

而又盟者至會而不至救伐惟亳之盟至伐不至會以鄭盟而遂叛盟不足記故以伐至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魯惟寅月上辛得郊祀上帝以祈穀郊于子月則僭令以建申之月郊非時極矣故特書用郊以志其失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傳曰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是弑其君者書偃曷為以國弑為文穀梁謂君惡甚矣胡氏但發其疑而又不言其所謂朱子推原其意以為欒書執國之政而厲公無道如此亦不得坐視為書之計厲公可廢而不可弑也然文定並未明言究不知其何意後儒乃謂稱國以弑以厲公之惡有以取之謂書偃為晉世臣以社稷為心可行易位之權而程滑遽弑之故不言二人分其惡于衆也嗚呼此論行而後世

亂臣賊子俱得以藉口矣禮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家者殺無赦孰謂大罪可幸免而大惡可分于衆乎謂厲公無道為自取而弑之者可不加罪則凡斷獄逆之罪必先問其君為仁君父為慈父而後弑之者為有罪若君非仁君父非慈父即臣子殺之弗論此豈可以為天下後世訓乎夫春秋赴告策書之體咸據所告之詞以書列國君弑彼以罪人告則書某國某弑其君某其不以罪人告則書

某國弑其君某若以君無道而衆殺之告則書某國人弑其君某以疾卒告則書卒不書弑初未嘗以傳聞或異輒有所更懼失實也傳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傳所稱君無道者于宋人弑其君杵臼莒人弑其君密州發其例謂弑稱國人不稱弑逆之臣者乃君無道也若莒庶其晉州蒲吳僚薛比俱稱國弑而不稱國人明不以罪人告非君無道之比也蓋權奸為逆莫不以殺戮示威使史臣不敢

以直書國人不敢以直告如晉趙盾之弒君以有董狐而書齊崔杼之弒君以有太史氏而書無董狐太史則皆以國弒為文矣彼欒書中行偃之罪豈減于盾杼厲公之無道豈甚于晉靈齊莊而以國弒稱明書偃之自掩其罪而不以實告也若魯史本書欒書中行偃弒其君夫子削之而以國弒書使亂臣賊子謂遇聖人而有曲貸之條之倖是召亂而非止亂也豈聖人作春秋之意乎至臣廢其君之事古亦從未

之閭也如伊尹之于太甲因在諒闇故營桐宮俾太甲密邇先王以訓初未嘗廢立也廢立之事肇于漢霍光時昌邑王以宗藩入繼受璽二十七日未見命于高廟而荒淫迷惑光等恐危社稷白太后廢之廢之者乃母廢子非臣廢君也乃後世奸臣遂引為故實董卓廢辯而立協司馬師廢芳而立髦孫綝廢亮而立休孰不云以社稷為心行易位之權哉然而禍亂不可勝言矣果可以為天下後世法則乎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虛朾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管窺卷八

春秋管窺卷九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次鄫以待晉師非覿望不前故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及陳而晉衛二君復次戚以為之援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

葬簡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穆姜者宣公之夫人姑也齊姜者成公之夫人婦也季文子取穆之櫬與頌琴以葬齊姜故左氏以為虧姑成婦公羊疑之未考左傳故也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雖鄭邑而晉先取之故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

逼鄭若邑屬鄭豈有不先攻取而竟請城之之理乎
公羊謂城之為取之謂不言取為諱伐喪非也前此
晉宋衛之侵鄭非伐喪乎侵已不諱何諱乎取邑諸
家謂不繫鄭以鄭叛晉即楚辱天子之封守聖人削
之又謂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聖人許其城故
不繫鄭皆穿鑿之論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時公在晉故言及而不言會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在而使大夫別與之盟故槩曰諸侯之大夫而不序也諸侯已會大夫皆從非別為會也故不言會而叔孫豹與諸侯之大夫不可無内外之別故書及以殊叔孫盟袁僑非盟諸侯大夫也而諸侯之大夫與袁僑不可無主客之分故又書及以殊袁僑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叔孫豹鄫世子巫並稱者明以巫比内大夫也其如晉者以成屬鄫也左氏先後言之歷歷而公羊謂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言莒女有為鄫夫人者欲立其出若然則屬鄫之事虚乎春秋何比巫于内大夫而與豹並列耶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呉于善道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壬夫以貪誅故稱國以殺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稱人以其微者非進之也何以知為微者按襄十
年會柤傳曰會吳子壽夢也始會吳子故傳特表之
令戚之會在柤前非吳子壽夢明矣胡氏謂吳來會
諸侯而不為主則進而稱人諸侯往與之會則貶而

稱國不知聖人于蠻夷之國以其溺于夷俗則夷之以其進于禮義則進之不在為主與不為主也為主而能以禮義豈得貶之不為主而無禮義又豈可進之乎夫吳子僭號稱王與楚爭强方欲頡頏于晉詎肯岀魯宋陳衛等國下觀會鍾離會柤會向皆以殊會為文明以主客禮見不與序先後也此其微者故

列于齊世子之後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戍陳不書諸侯繼會戚言之也與城楚丘異城楚丘上無諸侯而不書諸侯若魯自為城見桓之不自以為功所以大桓之業戍陳在會戚之後明晉之令不言諸侯省文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戍而又救見悼公勤于簡書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葵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左傳曰鄫恃賂也明莒以兵滅而穀梁以為非滅謂

中國曰畢國月夷狄時鄫中國也而時非滅也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謂取後乎莒莒女有為鄫夫人者欲立其出胡氏宗其說謂同黄歇吕不韋之滅人之祀若然則傳載公請屬鄫穆叔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滅後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昭四年取鄫傳曰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豈皆左氏虛無誕妄之詞耶夫經文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舍左傳無可稽公穀以議論發明經

義本非記載之書間述一二事俱選奇搜異未足為典胡氏于公穀所不言者則用左傳為據及公穀偶有異聞曲說遂宗公穀而廢左傳是好異而非徵實也于何以見春秋之義乎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萊齊之同姓齊侯滅之而不名者以非滅我之同姓

不告廟故不名與楚滅夔同後人不明乎禮所謂滅同姓則名之義值衛邢同姓遂謂滅同姓之國當黜而書名何以解于滅夔滅萊之不稱名耶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三卜不從而免牲禮也何以書以四月而郊逾于啓蟄之期故書

小邾子來朝

城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會于鄬以救陳也救而不書救以陳侯逃歸不成救

也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鄭伯名者以卒故名如會者致其志也弑而書卒從告不從聞懼失實也于鄵者亦從所告公羊謂諸侯卒其封内不地其地者弑也然宋元公卒于曲棘亦宋之封内非弑也何以地焉

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大夫稱人尊晉侯也傳曰使諸侯之大夫聽命蓋重煩諸侯也穀梁謂公在而大夫會見魯之失政按公如晉不如會季孫宿之聽命于會從晉令也惟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魯之失政不係于是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外災來赴則書公羊謂王者之後記非也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之八之義先儒釋之雖多而未明杜預謂連山歸藏皆七八為占固屬强解程迥周易古占曰五爻皆變惟八二不變又曰艮之隨亦隨之艮諸爻皆動以明八二之不動朱子亦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惟二得易故不變林氏復發明之曰乾爻用九而不用七故老陽變而為少陰坤爻用六而不用八故老陰變而為少陽老變而少不變六爻三上以

九變初四五以六變惟二得八不變其釋艮之隨是
矣何謂艮之八究未之明愚謂河圖天三生木地八
成之三為震八為離八即三之成數是震于河圖之
位含八也洛書少陽居三得五而成八三為離八為
震震又離之成數是震于洛書之數居八也其在四
象震居少陰之位少陰位二而數八離得其數而震
得其位是震之二爻位少陰而數八也之八者明艮
卦初三四五上爻以九六而變二爻以少陰之數八

而不變故曰艮之八或謂艮之三上何以知九而非
七初四五何以知六而非八余曰凡著以過揲之策
分陰陽老少遇卦之變爻已動而顯于策之卦則靜
而無分陰陽老少今自其動者觀之則艮之初三四
五上以九六而變自其靜者觀之則隨之二爻居少
陰之位含少陰之數靜而獨彰其八是以謂之八也
又國語重耳筮尚得晉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董因為
晉文公筮遇泰之八者其義云何余謂震于圖書之

數皆八故震為八坤于列卦之位居八是坤亦八也
屯卦下震上坎震固為八而坎亦震之變卦所生故
貞屯為八以數言之也豫卦下坤上震震之數八坤
之位亦八故悔豫為八以數與位言之也此之謂貞
屯悔豫皆八若泰之八者即泰之坤直以位言之非
謂九變為八也夫筮動而有之義無取于八而左氏
故隱其辭曰之八者蓋先天八卦之位原于太極陰
陽生交紛而不亂其理為天下之至精大衍蓍策之

數本于圖書參伍錯綜動而不匱其法為天下之至
變左氏以易之至精至變不越于位與數故言八以
徵露其妙以待後人之深求而自得之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已亥同盟于戲楚子
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吴于柤

此會吴子壽夢也曷為不與諸侯序而殊會之盖序則必至于爭長先吴則為中夏恥先諸侯則吴未必受故殊會焉若賔之而又外之不與同班列也惟其末序故後有黄池之爭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盜者賤人為亂之稱尉止諸人皆非大夫故曰盜公

子騑等不書官以盜殺不同于國殺也國殺則明其

位曰大夫重國討也盜殺則記一時之變書其名族

而已非謂失職而不稱大夫也

戍鄭虎牢

不書諸侯繼伐鄭言之也城虎牢不稱鄭以非鄭有也戍虎牢稱鄭以晉將歸焉表晉志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郊應三月而至四月卜止于三而至于四均非禮也

故書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巳未同盟于亳城北

公至自伐鄭

凡伐而又盟俱至會不至伐今諸侯既同盟于亳矣

何以至伐不至會乎盖諸侯未歸而鄭已從楚盟不足記也故以伐至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遂者繼事之詞非以為專也公羊謂大夫無遂事言遂公不得為政也穀梁謂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夫魯自作三軍以來公之不得為政久矣何待于此言之禮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況乎閫外之寄義在制命救援者或攻其所必救或出其所不備形格勢禁則自為解今武子受任

帥師固當以制命為威不以禀命為順遇敵可乘之釁而不能乘徒執救之之名而無臨敵應變之術此之謂不勝其任如曰我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設莒人去台而攻我他邑其當擁兵不救乎抑救而以遂事責其專歟自古命將之道不由中制救我邑而能入彼之邑正所以制敵也豈以遂為專乎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左傳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言書勞則告廟飲至之禮具備矣或謂偏行一禮則亦書至不知至禮以告廟為先飲至書勞此其次也葢出則告行反則告至故謂之至有告廟而不飲至書勞者矣未有飲至書勞而反不告廟者特告廟而不飲至不書勞為禮不

備則不書至也

夏取邿

邿近魯小國因亂取之公羊謂邿婁之邑非也果為

邾邑則當先言伐邾矣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
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己未衛侯出奔齊
按諸侯出奔未有不赴以名者公羊有衎字疑左氏
穀梁傳寫失之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已亥及向戌盟于

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溴梁
戊寅大夫盟
諸侯在而大夫盟置其君于何地此雖諸侯失政而

大夫之無君亦可見矣故不曰諸侯之大夫盟而直

曰大夫盟以見其權歸大夫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書以歸志專也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齊子師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爲夷故也按禮卿不會公侯故諸侯之大夫會公侯者皆畧而書人魯卿毎會公侯無譏以畧外而内自見也垂隴之後大夫皆書不復譏矣然而春秋之義臣不得與君並大夫不得主諸侯尊卑之分固不可泯也此荀偃主兵叔老實會荀偃恐嫌鄭伯與大夫夷故不書會晉荀偃而書會鄭伯以尊諸侯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再舉諸侯者以有事間之也

晉人執邾子

公至自伐齊

伐者言事圍者言勲故至伐而不至圍伐之後又盟矣曷為不以會至以公之所志在伐故以伐至也

取邾田自漷水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孫嘉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蔡公子履陳侯之弟黄其出奔楚一也而得失殊焉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欲以蔡之晉乃志之善者也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宜奔晉以求復其讐即不能復讐而託于兄弟之國猶不失其兄志乃甘從蔡人之所與為失其所當依陳侯之弟黄為慶虎慶寅所愬謂與蔡司馬同謀楚人

以為討不適楚辯則陳必受師而二慶之專將害于
而國故黄之奔楚為得其權奔楚同而情事各異不
可以其即楚也而並非之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書名以閭丘之黨同竊邑叛君者故志其名公

羊謂以近書非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

殺慶虎慶寅稱國以罪討也陳侯之弟黄稱弟以母

弟也穀梁謂稱國為罪累上胡氏謂書弟為譏陳侯

皆非春秋之例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書次而後書救者志在乎救有救之實也書救而又書次者志不在乎救博救之名也此叔孫豹之救晉異于三國之師救邢也歟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晉人殺欒盈

稱人以殺非國討也葢殺盈者范氏非晉侯也不稱大夫以盈先出亡禄位已無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鄭伯突入櫟稱名何衛侯入于夷儀不名蓋子忽子儀未列于諸侯即未得為君厲公入櫟已在境内則鄭有君矣故同入國之例書名而後之傅瑕殺鄭子納厲公不更言復歸也剽既列于諸侯實衛君也家無二主民無二上獻公雖入夷儀猶有剽在未可云復位也未復位故不名迨剽弑而後書復歸書名以

正君位非宜有國不宜有國之辭也

楚屈建師師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左傳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盖謂吳子攻巢之門巢人啟門誘敵吳子輕進而遇伏以傷也公羊謂入巢之門而

卒穀梁謂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吳子過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不知凡書門而不書入者乃攻其門非入其門之謂傳稱晉侯圍曹門焉諸侯之士門焉又曰門其三門門于純門門于且于等豈謂入其門乎二氏之釋非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剽立已屢會諸侯故君之而曰弒非鄭子忽子儀比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歸者言復其位也衛侯雖入于夷儀而剽猶在位諸侯既與之會不可黜也故衛侯入夷儀不名不以位歸衛侯也及剽弒而國納衛侯然後書名而曰復歸言始復其位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傳謂鄭武不書尊公也然晉大夫之會公侯自埀隴新城以來皆書矣何至于今復尊公而不書乎若鄭良霄豈不應尊公乎何以獨書又謂向戌不書後也戌既後會何以猶列于會左氏之論多窒蓋是會也為臣執君非義之甚故大夫皆稱人以示貶鄭良霄書者以鄭伯如晉請釋衛侯非抑君而助臣者比

故獨書其大夫以嘉之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晉人執衛寗喜

不討其弑君之罪而僅為孫氏雪忿故執稱人不與

晉之執也

八月壬午許男寗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宋之盟楚人先歃左氏謂先晉晉有信也似未得春秋之旨蓋春秋者記事之書傳信不傳偽安有楚實先歃聖人輒桼載書易晉為先以偽欺天下後世乎蓋合天下之諸侯大夫以盟而楚是長固晉諸國之恥書之則遺羞後世不書則事不可泯聖人有所不

忍故特書會以序諸侯之大夫而先晉于盟則畧而
不書盖會從舊班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之者況
趙武屈建于盟之前未相見先晉不為誣也盟則楚
實為首登于載書書藏在盟府易則誣焉矣故畧而不
書以存中國之體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稱族省文也左氏以為違命竊謂未是按傳稱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我匹也乃盟正禮所謂大夫受命不受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何貶焉茍從所命則魯已不得列于諸侯矣何辱如之使而辱國又安取焉況魯大夫之以一事再見者皆不稱族何獨于豹之不再書族為貶乎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

夏衛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以癸巳崩而以甲寅書固知喪從所赴也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魯君于歲首在他國多矣皆不書何在楚獨書葢中夏諸國共禀一王凡在天子宇內猶在國也故不書楚以蠻夷僭號不臣周室則異域矣適異域危之故歲首特書公在以志臣子之不忘君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穀梁謂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亦言外之意非聖人書法所在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殺吴子餘祭

凡賤人弒君曰盜此不曰盜而曰閽者以閽實越俘乃殺其君之仇以忠于其國非弒君者比故特書閽以旌之不名者惜當日失其名非賤而不書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

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城杞之非春秋所與

可知而備書諸國者見晉之以非禮勤諸侯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杞用夷禮魯人賤之故夷之蠻夷之君雖大曰子非

黜其爵也

吳子使札來聘

吳不稱君大夫此始稱君大夫漸進之也札不稱公子者如楚子使椒秦伯使術進之而未盡同于中國也胡氏謂其辭國而生亂故貶之竊謂不然季子非宜有國者也宜有國而強辭辭之者非因以生亂咎在辭也不宜有國而強授授之者非因以生亂咎在授也彼季子秉志不移確然不拔之操非徒輕視寵榮實亦進退禮義其對諸樊曰君義嗣也誰敢奸君

有國非我節也固知反是則為喪臣節奸義嗣矣季
子肯受之乎一不受豈再而遂可受歟再不受豈三
而又可受歟其諸兄之讓諸兄之不度于禮義也季
子知守節而已安能逆料三四傳之後有弒奪之禍
而變其節乎夫弒奪之事何國蔑有其故豈皆由于
讓國吳雖無季子辭國豈遂保後人之必無爭奪而
又何貶乎季子我夫子與人之善宥人之過若季子
之高風亮節宜嘉美恐後縱有微疵猶必為賢者諱

而況季子以禮義自守無疵之可摘者而謂聖人因
聘以示貶此必無之理矣有謂王僚無季歷之賢武
王之聖季子不應為泰伯之讓不知季子以不當有
國而辭非若泰伯之宜有國而讓也子臧有言曰聖
達節次守節下失節季子但知守節而已豈為王僚
而讓乎夫聖人之進夷有漸吳本不稱君大夫因札
以賢者奉使故始進而書君大夫義在進吳豈以貶
札但進吳而使者即以族稱又失進夷有漸之義故

札不稱公子以見進之有漸非貶之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伯姬待姆而被災可謂秉禮守節造次不踰婦道者

矣春秋所以賢之而詳其事左氏謂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其意葢以未恊乎中正謂人必盡法共姬之待姆則難乎其為婦矣夫所謂傅姆不在宵不下堂者以女子無父母在前又無傅姆為導踽踽夜行恐涉多露之嫌故不可下堂也然富貴之室能備傅姆單寒之家或不能備當若之何苟有諸姑伯姊或年長之僕妾偕行是亦可矣寧必專待傅姆一人乎伯姬之嫁越四十載齒已暮矣非同女子且

左右在側行亦非獨秉燭下堂詎曰非宜而乃執節不移臨難罔易是固能以禮自範守死善道者表之自足以風勵末俗但謂閨壼有災非傅姆在必當坐以待焚舍是即為非禮此又失時中之道勢不可行故左氏規之以義曰女而不婦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殺母弟稱君殺之不以義也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内嫁女于諸侯書卒不書葬惟紀叔姬宋共姬書葬

賢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

蔡景公被弑賊未討而書葬公羊謂君子辭也夫殺

父旣直書其事矣何葬而又爲君子辭耶穀梁謂不

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于

子若然則景公實不葬春秋僞書葬以與其得民耶
二說皆迂按外諸侯之書葬由魯往會之子般弒父
自立乃天下之大逆無道景公之葬子般葬之而魯
往會焉是結好于生者非修禮于死者不特不能討
賊而反與賊為好于義悖矣故特書葬以譏焉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傳謂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

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公羊以稱人為卿不得憂諸侯按晉自悼公以來征伐會盟大夫屢代其君豈無憂諸侯之事而不聞一貶何獨于歸宋財為憂諸侯而貶乎至城成周大夫且憂天子矣何反無貶焉故當以左氏之言為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己公薨于楚宫

秋九月癸己子野卒

襄公未葬故子野稱名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葬我君襄公

莒人弒其君密州

弒犁比公者展輿也曷為書人而不書展輿由犁比公虐國人患之故攻而弒之以衆告不以展輿告也

春秋管窺卷九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王　参